



勸戒近錄

曾  
24  
1

9  
24  
1





門首 9  
號 24  
卷 1

光緒庚辰重鑄

# 勸戒近錄

瀋陽鐘樓南路西

杉盛刻字鋪刊印

重鑄勸戒近錄全書序

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經籍雖不言因果而感應之理昭然可徵自人心之不正古若也或為物欲所蔽或為習俗所移



遂於勸懲深旨習焉不察誰其明德以  
復初於陰隲微言置而不觀莫或警迷  
而覺悟則雖有勸善諸書鮮不以為迂  
遠而闕於事情又安望興起其好善惡  
惡之心哉然而物則秉彝之好人有同  
情是在著書者推陳出新有以震悚而

昭信則感而遂通其操術為至純福州

梁敬叔觀察喜言因果廣諮博採編  
纂成書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  
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名其篇曰勸戒近  
錄并續錄三錄四錄其事近而可考其  
言簡而能該洵為雅俗共賞之作東南



各省早有翻刻袖珍本德意所孚翕然  
以應人且拭目於置郵之速矣惟曩時  
雖得借覽欲窺全豹為艱邇者古吳  
李果亭明府得西江彙刊之本重刊於  
大梁更名曰北東園筆錄願人見其名  
之新而閱之弗視為老生常談也已已

春予因公寓省垣與道署蓮幕山陰

王馥堂先生昕夕晤談見示此錄且云  
久欲翻刻以廣其傳因老疾從公有志  
未逮囑予醵金刊印是誠樂取於人以  
為善夫固有先得我心者因欣然諾之  
藏諸巾箱於清和月旋署即捐廉付梓



序  
三  
奈山陬小邑鑄工既拙且遲越九月乃  
得工竣仍從舊名曰勸戒者為其維持  
世教之初心可以興可以觀莫不先覩  
為快將見善與人同胥一世而登諸仁  
壽之域云爾

同治九年歲次庚午仲春月

既望識於析城署之東軒

際雲賴昌期





序

語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  
 是勸善之書有功於世道人心誠  
 非淺鮮也然著書者立言既殊  
 用意亦異或以格言莊語規正人  
 心或述善惡因緣警覺愚昧甚



至圖繪天堂地獄牛鬼蛇神詳列  
六道輪迴三途果報雖不免遠近  
處無要亦不過使見者有所警省  
而已綜計刊行於世者奚止數十  
百種雖立說各有不同究之與人為  
善之心則一也無如世風不古讀者

非視為迂陳腐語即視為老生常  
談即或家置一編究竟未嘗寓目  
致作者一片苦心徒飽囊腹甚至拭  
硯覆瓿是書雖多奚與無書等良  
可慨歎至若聖經賢傳歷代史乘  
忠佞賢奸流芳遺臭亦何嘗不寓



勸懲於其中第文辭曲奧索解甚  
難更非可為中人以下說法者也福  
州梁敬升觀察閱世家喜談因  
果以世人無論智愚賢不肖莫不喜  
看小說因搜集平生所歷見聞實  
事可勸可懲者筆之於書名之曰

北東園筆記又名勸戒錄久已刊  
行於世同治間中州三晉均有翻本  
蓋是書悉仿小說體裁文雖粗淺  
事則鑿然有據而於善惡果報之  
捷速莫不就事直書無或稍隱其  
所記載又皆近數十年事以故上



序  
三  
自士大夫下至農工商賈稍解句  
讀者皆欲得而觀之是誠勸善諸  
書中別樹一幟者也惜其流傳未廣  
坊肆向無刊本余隨先大夫官山右  
時得有星沙賴君昌期翻刻之本  
置之行篋有年久擬重為鋟版因循

未果丙子春客遊瀋陽適左冠廷軍  
門從戎在奉朝夕過從見是書讀之  
手不能釋因思莫為之先雖美弗  
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前人既有  
刻本爰告同人共為集腋將原書付  
梓以廣流傳庶於世道人心不無



小補云是為序

光緒六年歲次庚辰孟春下澣會

稽李崇福仁山甫識於遼東之

求是齋



勸戒近錄目錄

第一卷

阿文勤公

方恪敏公

曹宗丞

吳祭酒

昭勇將軍

姚文僖公

彭莊二家陰德

潘家陰德

尹文端公

紀文達公

余學士

吳修撰

戴吳二公

李方伯寬獄



第二卷

錢侍御

徐總戎

孽海

奉陰陶父

孝子有後

租牛待贖

關廟籤兆

循吏獲報

羅山冤獄

濟渡自救

儀徵盜案

騙賊巧還

孝友大魁

李翁義

萬近蓬視鬼

顧老紹釀酒

朱西生述二事

甘肅潘署

沈東甫逸事

第三卷

談相談命

徐侍郎

錢三元

陳三元

季元二家

太平王姓

放生

丙午科二事

白卷獲雋

俞生

至孝感神

始吉終凶



朱別駕

節孝詞

山陽大獄

江都某令

劉映南

蔣封翁

陳侍郎

戴太守報德

支某

嘉義令

第四卷

黃霽青述二事

陳海霞述二事

勸人惜字

貪吏不終

武岡州事

蘇大璋

陳扶昇

佃戶行善

代寫離書

恩某

藉人雪仇

佔墳惡報

貞女明寃

城隍顯靈

宋龍圖

孝心領解

廖思芳

凡戲無益

祝由科

賢婦保家

施藥德報

某先達

救人不終

大吏好殺



貪酷吏善蓬迎

盜脅官

曹循吏

清查浮數

修符

與鬼說情

與鬼講理

淫報

第五卷

孟瓶菴先生

葉官詹

陳尚書

五子登科

廖家陰德

許家陰德

官志齋徵君

薩露蕭農部

林狀元

楊光祿

貧家贈米

拾遺不還

辛生

潘封翁

祝封翁

張解元

惜字速報

某秀才

棘園遇鬼

疎衍娘

開墳鑿棺

第六卷

某太史

林翰雲先生



庸醫

天道好還

赴席後至二事

周封翁二事

撻婢微言

買業微言

喪心現報

賢母訓子

救魚不果

命案納賄

廣愛錄

盜報恩

溺愛之害

林韶軒孝廉

五代同堂

明心受譴

林長娘

好佔便宜

小血食

陶文毅公



勸戒近錄序

嗟乎禍福之原人禽之界止此一念善惡之分而世之人蔽於物欲讀聖經賢傳曾不一動其天良以至積惡滅身臨死而不自覺悟豈不哀哉君子憫其愚而特爲果報之說冀以悚忱其心思感發其志意如感應等書用心苦而救世深其功不在六經下無如流傳既久閱者漸視爲老生常談而漫不警省此則人心之不古有心世故者所由廢書而三歎也然而積習雖深是非羞惡之長未嘗或絕觀於一鄉一邑偶有仁人孝子義夫



烈婦者出里之士大夫既稱揚之恐後卽下至販夫牧  
豎亦無不敬之慕之羣聚而樂道之甚或事越多年二  
三父老爲後生追述懿行猶令人肅然悚聽想望無窮  
此無他見之真而聞之新遂不覺感人之一至此古閩  
梁敬叔觀察博採旁搜取數十年中近事善可以勸惡  
可以懲彙爲勸戒近錄一書前後四集其序述之詳明  
考核之精確令讀者靜觀默識忱於目而警於心改過  
遷善之思油然而莫遏是真濟時之寶筏覺世之真經  
也同年李果亭明府讀而善之惜其書之不多觀集贊

重刊於大梁更其名曰北東園筆錄一若是書豈之無關  
世教者使人人因新爭覩潛孚默感於不自知其有裨  
於世道人心夫豈淺鮮余嘉李君之命意深更幸是書  
得傳之廣也用識數言以爲之序

同治五年丙寅仲秋中澣署理河南按察使開歸陳許  
道德蔭榭亭甫序



序

經史不言果報吉凶休咎往事可徵無非寓勸懲之音  
而不以勸戒名蓋以勸戒名則闕者往往以老生常談  
而忽之是以勸善諸書非不足以動人遷善改過之心  
第流傳既久數見不鮮每多束之高閣置而不觀即偶  
爾寓目亦漫不驚心又安望人之鼓舞振興耶古闢  
梁敬叔觀察以班馬筆述孔孟心嘗著勸戒近錄一書  
上自搢紳下逮閭巷凡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莫不博采  
旁搜彙成巨帙其事近而可考其言信而有徵不但足



資懲勸且可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洵非莊列寓言  
之比也特其書有續錄三錄四錄刊非一時本各單行  
讀者皆以未窺全豹爲憾茲得西江彙刊之本集費重  
刊於大梁更其名曰北東園筆錄從梁氏園名也其所  
以更此新名者冀其家置一編勿視爲老生常談而束  
之高閣則雖無勸戒之名而庶有勸戒之實也所願得  
是書者見其名之新而閱之悅其事之新而卒讀之且  
翻覆以思之或隨事而激揚或酌金而刊印廣爲流布  
善果同成實與世道人心所裨不淺而於經史勸懲之  
旨亦不無小補云是爲序

同治五年歲次癸兆攝提格壯月

古吳李寅



道光壬寅癸卯間養疴南浦長夏無事每與兒輩覲縷  
叢談以消炎暑三兒恭辰喜言因果凡遇有關勸戒者  
輒私記之又益以自所聞見雜襲成編余閱而善之自  
惟半世丹鉛屢煩黎棗要皆腐儒結習未必有裨於人  
若茲所錄百十條直是暮鼓晨鐘足以警迷覺悟且據  
事直書婦孺皆可通曉而旁諮博訪亦每與時事相關  
因督其脫稿速付梓人以公同志題之曰勸戒近錄者  
緣皆耳目所及近事其間述余所述者亦斷自我生之  
初憶先資政公四勿齋座右銘云無益之事勿作無益



之言勿說無益之書勿讀無益之物勿食今此錄言雖  
淺近其非無益之書則審矣乃因書之成而先記其緣  
起如此其有遠近同人許為錄寄者當即廣為續編云  
癸卯長至退菴居士識於北東園之池上草堂

恭辰少習舉業溺於制義之學讀書不多惟總角時即  
喜閱因果諸書一接諸目反復不忍釋當其時而或為  
之鼓舞或有所創懲恍身入其中而親觀其事者尋釋  
既久漸覺如臨其上而質其左右偶置其書於不閱則  
故態復作有稍縱即逝之機信乎此心之不可無所持  
而因果諸書之益人匪淺也自是隨侍游學二十年足  
跡幾遍天下凡所遇有可為勸戒者皆私記之初讀河  
間紀氏閱微草堂筆記輒怦怦於中嗣讀長洲彭氏所  
輯二十一史感應錄尤服其用心之善可以雅俗共賞



惟是紀氏所錄已經眾著於人彭氏所錄則其事益古似不若見聞近接者尤足以震悚而昭信遂於肆業之暇詮次成編隨時以稿呈家大人點定其間有得自家大人口授者有由吉甫平仲二兄各覲所聞者有得自各父執及朋輩所述者楮墨旣積因承嚴命先付梓人期以爲寡過遷善之助亦數年來區區初心所不能自嘿者非敢云著書也夫迪吉逆凶福善禍淫之語著於經然特言其理耳至春秋左氏傳始備言鬼神之情狀而因果之說疊衍其緒餘遂以補儒教所未及昔何

尙之對宋文帝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端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睦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可以垂拱致太平此言致爲深切竊謂李林甫秦檜婦人孺子皆知其爲大姦乃當其時怙權竊位安若泰山厲鬼博之而不驚義士刺之而不中竟獲保首領於牖下以終一若天之厚待小人百倍於君子使後世僉王轉得效尤而無所懲艾迨聞其受報泥犁又罰於世爲牛爲豕卽千載後未嘗身被其殃者亦無不鼓掌稱快傳曰爲惡



於顯人誅之為惡於隱鬼誅之在天視之初無隱顯其為誅惡則同特世人有知有不知耳此編之作固不敢望人秘之枕中尤不願人束之高閣庶幾傳觀徧說觸目驚心其可勸者足以感人可戒者更足以警世特勸多而戒少則善善從長之心而非偏於勸而憚於戒也既請家大人弁於卷端而復疏其大意於後廣諮博採尙擬擴為續編人之欲善孰不知我夫惟大雅裨益而誨正之云爾道光癸卯冬至福州梁恭辰敬叔氏書

勸戒近錄卷第一

福州梁恭辰撰述

星沙賴昌期重刻

阿文勤公

吾鄉伊墨卿太守秉綬在刑部日以寬恕稱有後進請

教者必舉阿文成公故事告之當文成公未貴時其父

阿文勤公克敦方燕居文成侍立文勤仰而若有思忽

顧文成曰朝廷一旦用汝為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

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

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



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惶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夫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尚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為諸曹郎。述之。太守蓋面受其說云。按文成之孫。那文毅公。彥成家大人受知師也。其長刑部日。家大人以軍機會審事。常到部。每侍談之頃。文毅曾以此語相勗。故余亦得轉聞其詳。庭訓官箴。一以貫之。宜其柱石相承。簪纓未艾矣。又聞家大人曰。乾隆年間。有馮廉訪。廷丞者。嘗為大理寺丞。大理

為三法司主平反。自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舉其職。馮在官。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多所矜恕。諸司皆怒。適大學士劉文正公。總理部務。獨心善焉。後馮亦由刑部郎。洊擢至江西按察使。入覲。大學士于文襄公。問馮以治獄之要。馮曰。夫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文襄嗟賞其言。告諸曹司。以為法。此與阿文勤言。正可相印證也。

方恪敏公

乾隆五十餘年。春巡畿甸。突有邨民犯。躍手攜兵。



器爲扈從侍衛所格立被執詰之曰直隸人。

純廟震怒曰朕每年春秋兩巡累及近畿百姓固應怨我然兩次所免錢糧積數十年計之亦不爲少竟不足以生其感乎是殆有主之者矣時總督方恪敏公觀承已於卡倫門外接駕一聞此事飛騎追上而乘輿已前行公疾趨伏道旁大聲呼曰臣方觀承奏明此人

是保定村中一瘋子也。

上聞稍回顧而乘輿已入宮門甫降輿即傳軍機大臣入對。

上曰頃犯蹕之人據方觀承奏是一瘋子不知究竟如何軍機大臣碰頭奏曰方觀承久於直隸據所奏是瘋子自然不錯。

上曰既係如此即交爾等會同刑部嚴訊作瘋子辦理亦可軍機大臣碰頭謝出即曰在行帳中定案當是時衆情危懼不知此案將如何株連乃以恪敏公片語回天其事驟解如浮雲之過太虛真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後恪敏公之子勤襄公維甸亦繼武爲直隸總督國恩家慶其原有自來矣此事蔣礪堂節相爲家大人



所述並云恪敏在直隸功德甚盛。此其逸事。行狀墓志所不載。我輩宜筆之於書也。

曹宗丞

曹慕堂宗丞。學閥。與紀文達公同充翰林院辦事。會自八九英俊。與同館爭名相軋。同中蜚語。爲院長所嫉。勢且同挂彈章。時文達公亦負時譽。在危疑中。不能爲申雪。惟坐清閤堂中。與同事相歎惜。宗丞乃奮起拍案曰。諸公以此事爲真耶。則數人皆輕薄子耳。去之何足惜。如灼知其枉耶。則所辦何事。而噤口如寒蟬乎。乃邀同人詣院長前。宗丞婉請曰。據公所聞。此數人者。褻不蔽辜矣。然公此語。從何來。倘白簡一上。事下刑曹。無證佐。不能成獄。願先示告者姓名。併列章中。院長沉吟久之。事竟中止。後八九人者。皆通顯。無知此事。緣宗丞得解者。而宗丞亦終身未嘗自言。又其同年陳裕齋侍御。年過四十。無子。又有所阻格。不能置妾。宗丞倡率鳩資。買一女。送其家。後舉一子。侍御夫婦相繼。沒有婚謀。踞其餘貲。百計媒孽。孤兒孀婦。且旦夕不自存。聞者扼腕。莫能爲力。宗丞又率衆同年。仗義執詞。逐婚。子乃得安。今

四



已讀書成立矣。宗丞子錫齡。由翰林擢侍御。孫汝淵亦由庶常改刑部。人皆謂為宗丞隱德之報云。按宗丞墓志銘。出朱文正公手。神道碑。出錢竹汀先生手。此二事皆未及載。蓋先叔祖大常公。所親聞於紀文達公者。錫齡為太常公乙未同年。汝淵為先伯曼雲公己未同年。述其祖德亦如此也。

吳祭酒

吳穀人先生。錫麟初通籍時。其家適以七月放孟蘭會事畢。老僕搬攜雜物進內。有供寒林大士一半桌。尚置

門外。偷兒乘閒竊負而去。僕出求桌不得。詢諸家人。先生默坐廳事側。應曰。適見一人負去矣。僕曰。何以不呼先生曰。其人已負去。呼之奈若人何。於是家皆竊笑。先生為不了事。先生負儒林重望。此其一端。小節已與青檀吾家故物同一風味。其後領成均。享耆壽。誥歸。或登鼎甲。或入樞廷。謂非厚德之報哉。先生與先叔祖太常公為乙未同年。家大人以所聞於太常公者。為余述之如此。

昭勇將軍

昭勇將軍



儀徵阮芸臺閣老。余先伯曼雲公。己未座主也。兄之師弟例亦稱師。故家大人亦執弟子禮焉。道光壬寅。余隨侍家大人寓刊上者三閱月。閣老方予告里居。時承燕談。余得從旁竊窺道範。因私詢家大人云。似此福慧具足。一代偉人。其祖德宗功。不知若何致此。家大人曰。汝未讀吾師學經室文集乎。集中載吾師之封翁。有昭勇將軍者。名玉堂。字琢庵。以武進士起家。自衛。內廷外擢游擊。乾隆初。以湖北苗疆九溪營游擊。領九溪澧州洞庭常德四營兵。隨征湖南叛苗。身先士卒。轉戰皆捷。會總督張廣泗檄公進勦南山大箐屯賊。公以正兵佯攻於外。而自率奇兵由間道攀籐越嶺而入。遂大捷。餘黨八百戶。退據南嶺。糧盡出降。總督慮賊詐不允。公力辯其誠。以死任之。保全無算。後又進勦橫溪。搜獲男婦數千人。總督欲盡誅之。公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丁能執兵抗拒者戮之。婦女及子男十六歲以下者。必宜宥免。所活又無算。九谿有北山。周數十里。向爲兵民所仰給。有明季指墮豪姓子孫。認爲祖傳舊地。委官勘訊。幾爲所奪矣。公慨然入省垣。力陳於大府之前。



曰地既豪姓地亦前代事今人爲數萬家竊窳樵牧之利一旦奪之以歸一家如數萬家何大府乃省悟此非武弁分內事而公能冒不韙爭之卒得挽回其利民之事類如此公身僅以游擊終今以孫貴享八座之祀膺一品之封門下門生徧於天下其食報也大矣家大人曰兵凶器戰危事然必化凶爲吉轉危爲安方於國事有濟若徒以逞殺邀功於大局毫無裨益國家焉用有是舉天地焉賴有是乎昔人言軍旅之間可濟者惟仁恕最爲有味漢飛將軍李廣以誘殺降羌八百餘人坐是不得侯廣後以失道自殺至其孫陵且以降虜致族與昭勇將軍事二千餘年遙遙反對天道有何不可知哉

姚文信公

湖州姚秋農先生文田爲曼雲公已未同年是年元旦其同郡某夢至一官府聞喧傳曰狀元榜出矣朱門洞開兩緋衣吏擎二黃旗出旗尾各綴四字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醒後亦不知爲何語及臚唱姚爲第一人有以此夢告之者先生思之良久瞿然曰此先世高祖某



公語也。公提刑臨江時，獄有二囚，為怨家所誣，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請必擬大辟。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旗尾所書得無是歟？嗚呼！公庭片語，而天聽式憑，百年後卒使其雲礽享大科之報，司民命者亦可以興矣。後先生歷官至大宗伯，謚文僖。

彭莊二家惜字

余以公車抵京，始屢晤彭詠菴，蘊章蓋詠菴與吉甫伯，只為至交，故與余兄弟皆契好。稔知其累世科第，甲於

吳中，問詢其家門鼎盛之由，詠菴曰：吾蘇彭姓，與武進莊姓，世皆稱為積善之家。雍正丁未科，余曾祖芝庭公，諱敬豐，與武進莊公名柱者，同榜。莊母太夫人夢三神人，議是科鼎甲。一神曰：論先世陰德，莊與彭相將，惟本人惜字一節，莊不及彭。一神曰：果爾，即改彭為第一可矣。又臚唱後，始知莊本擬元，而芝庭公則以第十卷改為第一。此事當時熟在人口，莊因此益專意惜字。後兩子俱中，亦甲，長為方耕侍郎，存與乾隆乙丑榜眼，次為本清學士，培因甲戌狀元。此余兩家惜字之報，可據者。



如是而世人不察輒謂予家專奉文昌得鍊筆籙之術。遂於科第如探囊取物。余家自國初以來虔奉文昌則信有之。筆籙事近渺茫。本非可以為訓。未敢為吾子告也。按彭芝庭尚書係雍正丁未會狀而其祖南昀侍講定求實先為康熙丙辰會狀祖孫以會狀相繼者海內無第二家而其後嗣科第尚蟬聯不斷僅就余所稔知者如修而侍郎希淵曾典試吾閩葦間太守希鄭與家大人同官禮部遠峯編修縉輝與曼雲公為己未同年。今詠莪亦成進士。入樞直擢少京兆其少子又於庚子中北闈副車。知其先世積德之深。食報之遠。似尚不  
 僅惜字一端也。

潘氏厚德

蘇州巨族。以潘姓為最。有富潘貴潘兩派。然富者不必貴。而貴者乃兼富。今芝軒先生家是也。其先世封翁某居鄉有盛德。凡扶危濟困。矜孤恤寡之事。莫不本至誠惻怛以為之。嘗於除夜見廳事前有匍伏於黑暗中者。燭之乃鄰家子也。忸怩言曰。某不肖好賭博。負人纍纍。今除夜索逋者甚急。不得已。欲乘夜行竊。既被獲。乞饒



命而已。翁憫之曰：若干得了諸負，日十金。翁曰：何不早告我命之坐，出二十金與之，以半償負，以半作小經紀。但願汝戒賭，勉爲安分良民。我誓不以今夜之事告人也。其人泣謝去。後十餘年，翁入山相一墳地，未知爲何氏產。就村店沽飲，店主拜於前，乃卽前除夜所見之鄰家子也。蓋其人得金後，感翁之德，來此爲旂亭業，頗獲利。娶妻生子矣。見翁大喜，款留下榻。翁亦喜，因詢以頃所卜之地，則曰：此某所買，欲以葬先人者。恩人以爲佳，請獻之。翁不可，再三懇允，乃厚償其值而立券焉。堪輿家見之，無不以爲狀元宰輔吉穴。葬後不數傳，榕皋鐵華兩先生先後成進士。至癸丑，芝軒先生遂得大魁乙卯榕皋之子。世璜探花及第。今芝軒先生子又登科甲矣。彭詠莪曰：芝軒先生爲人寬厚，其僕有過惡宜驅者，不面加呵斥，但粘一紙於僻處，令其自知而辭去。余謂卽此可徵相度矣。

尹文端公

趙甌北翼曰：尹文端公，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者，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以腳費



爲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錢五十二文。而斗斛聽民自概。有遺粒在斛之。鐵邊者。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後桂林陳文恭公撫吳。胡文伯爲藩司。皆守成規。弗使絲毫假借。有某令戈州者。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凡四十年。皆文端遺惠也。宜吳人思公。至今不替云。一家大人曰。文端公之清漕。被其澤者。在江南。而文端公之治獄。被其澤者。且在天下。後世凡強盜律。不論首從。皆斬。自分別法。無可貸情。有可原。兩條。免死者。遂不計其數。余在吳中。與程梓廷先生。清釐盜案。先生深以此條爲非。是以爲自有分別辦法。而犯案者益多。非正本清源之道。余謂此例實發自尹文端公。仰蒙高廟允行。至今遵辦數十年。合計各直省免死之人。不下千萬。此天地好生之德。國家寬大之恩。我大清億萬年景運之延洪。未必不由乎此。而尹文端公一家。韋平繼起。珪組相承。卽此已見其概。斷非後人所當輕議矣。

紀文達公



紀文達公爲當代名臣名儒天下望之若泰山北斗而好行方便士大夫乃陰受其福而不知家大人曾述其二事云一爲嘉慶年間

實錄館奏請議敘有以過優爲言者

上以語公公不置可否但云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親友倩臣爲其先代題主或作墓志銘雖厚幣無不受者

上蹶然曰然則朕爲

先帝施恩亦有何不可遂置不議又某科考試差後外

有宣布前十人詩句姓名者御史某密以陳奏

上召公論其事公奏曰臣卽漏洩者

上問其故對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久吟哦閱卷時或記誦其句出而欲訪爲何人手筆則不免於洩漏矣

上含笑其事亦寢士林頌之張南山 維屏曰或疑文

達公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余曰公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或又言旣不著書何以又撰小說余曰此公之深心也蓋考據論辨之書至於今而大備其書非留心學問者多不寓目而裨官小說



搜神志怪談狐說鬼之書。則無人不樂觀之。故公卽於此寓勸戒之意。託之於小說。而其書易行。出之以諧談。而其言易入。然則知是我聞。槐西雜志諸書。其覺夢之清。鍾迷津之寶筏乎。接近今小說家。有關勸戒諸書。莫善於閱微草堂筆記。第以熟在人口。家有其書。不可複錄。且時代稍遠。與余書專採近事之例不合。故都從舍旃也。

孫春臺中丞

無錫孫春臺中丞。

永清

平叔宮保

爾華

之父也。爲諸生。

時入廣東布政使胡公文伯幕中。值土司以爭廕襲相訐告。驗之。皆明時印璽。總督將擬以私造符信。比叛逆律當斬。株連者尤衆。公先具私稿。袖以見胡曰。土酋意在承襲。無他志。豈宜妄以叛逆坐之。胡曰。是督撫意。且限迫。安能倉卒易稿。公乃出所具示之。胡讀竟大喜。陳於督撫。從之。得活者二百餘人。及公巡撫廣西時。安南諸大校莫黎、鄭、阮各姓。相吞噬久矣。先是黎氏殘莫氏。而據其國。其臣鄭檢尋篡之。阮惠復誅鄭。並逐黎氏。乾隆間。黎維祁破關求內附。時朝廷已遣福文襄王總



督兩廣將議討。公密陳曰。黎阮相吞噬。外夷之常。聞安南深懼。天威可以折筆使也。文襄然之。未幾。阮惠果悔罪自陳。乞効職貢。

純廟嘉阮惠之恭順。准其入覲。

賜名光平。並賜改國號曰越南。皆公之成其美也。公由舉人中書。入直樞禁。出掌封圻。常以未登甲科爲憾。今平叔宮保。由詞林登制府。謚文靖。宮保之子。又由進士出身。則公之貽穀也大矣。

### 畢秋帆宮保

國朝狀元。鮮外任者。畢秋帆先生。沅及史漁村先生致

光兩人。由府道洊歷總督。而加宮保。賞花翎。勲名之盛。

則畢公遠勝於史。公未第時。先由中書直軍機。應庚辰

會試。揭曉前一日。公與諸桐嶼。重光童梧岡鳳三皆在

西苑該班。桐嶼應夜直。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衡字。畢公代

我夜直。公問故。則曰。余輩尙善書。倘獲雋。可望鼎甲。須

早回寓以待。若君書法。卽中式。敢作分外想乎。語竟。二

人徑去不顧。公怡然爲代直。及日晡。適陝甘總督黃廷

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公夜坐無事。乃熟讀之。



無何三人皆中時新疆甫闢

上方欲興屯田及廷試策問卽及之公屯田策獨詳核冠場擬以第四本進呈

上改第一桐嶼次之梧岡名在第十一同直知其事者咸嗟嘆趙甌北曰倘揭曉之夕湘衡竟不代直則無由知屯田事以書法斷之其卷必不能在十本頭而龍頭竟屬桐嶼矣昔賢每教人學吃虧至是而益信亦湘衡之性度使然而福命卽隨之歟

余秋室學士

余秋室學士集文采風流甲於兩浙初榜下未得館選以纂修四庫書積勞擢至學士余少時聞其名輒以爲古人後乃知家大人公車詣京時曾及見學士嘗因間私請曰先生書法精妙乃爾何以不得鼎元學士笑曰此我生平一故事微君問亦將告君記得丙戌科榜下歸班時有廣東吳某者來訪因延入吳曰君其出恭看書耶予怪之吳曰我亦犯此罪過去歲曾大病夢入陰司自念母早寡予以遺腹撫而成立今先母卒母將無依痛哭求閻王放還待母天年王取生死簿閱之顧



判官曰。彼陽壽尚未終。何以勾至。判官曰。此人出恭看書。已奪其壽算矣。王命取簿。則一冊厚寸許。簽書出恭看書四大字。王展閱至予名。予方跪迎案前。叩頭哀泣。因得偷目視冊。果減壽二紀。予之上名。即君也。君名下注浙江錢唐人。壬午舉人。丙戌狀元。以下祿位注甚長。乃於狀元字用筆勾去。改進士二字。王謂判官曰。彼死惟以母為念。可謂孝子。且世間不知此罪最重。犯者甚多。無以勸諭。盡放之還。俾流布人世。有則改之。可以自贖。冀罪冊中。人不至太多。亦可貸壽一紀。然此十二年。中亦須示薄罰。毋令其自適也。於是判官以筆點予頭。痛甚。大叫而蘇。則已死去一晝夜矣。今頂間一痕。醫亦罔效。大約即判官點處也。時予聞吳言。方愕然痛悔。誓改前愆。方發誓願時。正四庫修書。詔下徵召之日也。

吳修撰

先叔祖太常公。應乾隆乙未。廷試卷已擬元。旋改學

純甫。

錫齡

是科三鼎甲皆不利。吳方二十四歲。踰年即

逝。探花為沈魯田。

清藻

亦未及散館而沒。榜眼汪東序。

功成五錄

卷一

三



鋪以夜醉到遲。悞卻臚唱未授職。卽罰俸。相傳是日午門中門有煞。應避。而狀元與探花當之。榜眼以未到。故免。後官四品以壽終。又傳吳前身爲僧。募修橋道。吳之封翁。倡捐甚力。工竣。見僧人房。而生純甫。優曇一現。卽作空花。然不歸之因果不得也。

戴吳二公

乾隆末。戴文端公衢亭及吳槐江公熊光。尙爲軍機章京。兩人適同夜直。夜半。忽有某省急遞摺至。

上已披衣閱竟。宣召軍機大臣。甚急。內監奏軍機大臣尙未到。只有該夜班之軍機章京兩人已在直房。祇候

上詢兩人姓名。卽行召入。以摺示之。並

口授機宜。令卽擬旨進呈。兩人出。運筆如飛。立具草以進。曉暢周浹。悉如

上意。適軍機大臣已到。齊入對。

上以兩人所擬示之。並詢妥否。咸曰甚妥。於是

上盛誇兩人之能。命每日卽隨軍機大臣入對。時和珅方用事。恐分已權。奏曰。兩人本軍機處得力之員。卽臣等擯擬。皆出其手。今可仍責成在直承辦。與面承



論旨無異。若卽令隨同入對。則官職較卑。於樞廷體制似有未協。

上微哂曰。汝等不過計較官職之高低。朕又何難處分。汝等且出。卽有旨諭和珅。遂不敢再奏。未幾而硃諭已下。戴衢亨吳熊光卽賞加三品頂戴。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和珅爲之嗒然。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此之謂歟。

### 李方伯寃獄

李許齋方伯費芸之獄。主持者汪稼門制府。志伊激成

者涂瀚莊太守。以輔左右委諾者王曉馨撫軍。紹蘭當

獄急時。李本可自明。而涂承汪意指。必欲周內其事。當堂拍案呵斥。聲色俱厲。李不能堪。遂自裁。奏人

上震怒。發二星使勘實其事。李清望久著聞。吾閩人又感其德政。有副貢生林光天者。倡義合數百人。訟其寃。

星使據以上聞。獄遂白。涂謫戍。汪王皆罷斥。爲民闕人快之。王一生宦蹟不離閩省。由知縣至巡撫。皆汪一力扶持。而王故感汪至深。過於迎合。以有此錯。汪則自命甚高。大有喫兩廡特豚之意。而一意造作。羣稱爲假



道學。自以此案敗。聲名驟衰。將去任時。署中至白晝見鬼云。

勸戒近錄卷第二

福州梁恭辰撰述

星沙賴昌期重刻

錢南園侍御

錢南園先生。禮抗直有聲。以御史為軍機章京。時和坤掌軍機。屢齟齬之。弗屈也。錢劾山東巡撫國泰。賄賂通行。穢名彰著。

上命和坤馳往查辦。和與國素相比。欲化其事為子虛。奏請與錢偕行。時值冬令。沿途送溫裘。送珍食。凡可以結錢之歡者。備極殷勤。錢弗為動。比至濟南。以眾證確

勸戒近錄卷第二



鑿不能不據實奏覆。和益銜之。錢旋出爲湖南監司。和密囑本省大吏。媒孽其短。久之不得聞。最後浦霖爲巡撫。亦與錢齟齬。乃以鹽務陋規。附會成獄。褫錢職。卒於京。啟殯南旋。路過柴市。正值浦霖押赴伏法之時。靈輦與囚車相摩擊而過。竟若預刻其時。而巧使先生親見之者。錢之交好。爲筆其事於書云。

徐總戎

東粵徐星溪總戎。慶超。虎頭燕頤。辟易萬夫。而說禮敦詩。居然儒將。以乾隆甲寅舉於鄉。故與家大人敘文武

同年。誼甚篤。工擘窠書。所到名山。輒有磨崖大字。有滌研圖畫卷。名流題詠殆徧。每出必以自隨。惟性嗜狗肉。厨中無日不烹狗。如常人之饜雞豚。所過輒有羣狗噪之。官建甯鎮時。以巡閱至崇安。登武夷山。適日晡。宿於九曲舟中。營弁殺狗以供。遂呼觴大嚼。次日登天游觀。甫入殿門。瞥見金光一道。遽仆地不語。衆弁掖之起。則渾身癱軟如無骨者。視之氣已絕矣。觀中道士蔡元瑩曰。此座上王靈官顯威也。凡食狗肉者。從不敢入此殿。某以大員。故不敢阻耳。舊傳被王靈官鞭者。全身骨節



皆碎觀此乃信

孽海

家大人維藩吳中時石琢堂先生韞玉主紫陽書院講席每進署讌集余得從屏後窺之年近八十而精神矍鑠健談豪飲常如五十許人吳人盛傳其爲諸生時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凡見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與夫得罪名教之書悉納其中而燒之歷數十年不倦蓋又不徒惜字而已乾隆庚戌以會魁臚唱第一旋典試吾閩繼爲湖南學政歷官至山東按察使亦可謂報施不爽

者矣。至俗復傳其偶閱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內有劾朱文公一疏。不勝髮指。拍案大呼。思欲盡購此書以付諸火。乃謀諸夫人。假奩飾金珠諸物。易錢質庫。徧搜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悉燼於孽海中。則未免言失其實。按此事又見沈桐威諧鐸中。沈亦辨其不必然。蓋所載疏草。係胡絃沈繼祖所爲。與作是書者何涉。小人之汗鱗君子。何所不可。旣以爲僞學。則亦無不可加之罪。明著之。正所以釋人之惑。何足以病此書。四庫提要稱紹翁與真德秀皆游朱子之門。其學一以朱子爲宗。故所論



多持平。又謂南渡以後諸野史。足以補史傳之缺者。惟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及紹翁是錄。則亦甚重其書。且書中所載諡議二則。於朱子表章甚力。並無異詞。則是書亦何可輕燬。琢堂先生當少壯時。盛氣輕舉。容或有之。所謂扶翼名教者。當不在此。且蘇州城中。一時坊肆。又妄得有三百四十餘部之四朝聞見錄。俱其搜取而侈為美談乎。聞家大人曾以此事面質先生。先生亦笑而不承也。

奉陰隲文

家大人觀政儀曹日。與歙縣程澂江先生世清為同官。先生科分最早。嘗於乾隆己亥。偕大興朱文正公。典試吾閩。先外祖鄭蘇年先生出其門。以故與家大人尤相篤厚。喜談舊事。自述乾隆己酉。與陳修撰初哲同典試秦中。已取定二十五卷。送陳覆閱。內某號一卷。疵謬頗多。陳欲去之。以備取卷頂補。忽聞鬼聲四起。徐至窗外。長嘯。尋入室。擲揄擾至黎明乃去。陳意考院久無人。居疑狐為祟。亦不以為怪。造余商酌去取。余不覺心動。謂陳曰。憶先君子皓首文場。三次獲雋。皆以正副主同。



見不合。抑落孫山之外。由今追昔。不覺感傷。至此卷之  
疵類。愚亦見之。其去取原無成見。第以愚念及之情。不  
能禁。或可格外錄之。陳勉從所請。榜後來謁。則一村學  
究。祝振聲也。余與陳。歷言其故。詢以有何陰騭。祝自陳  
春夏務農。秋冬訓課。不惟無暇爲陰騭。亦不知何者爲  
陰騭。固問之。乃曰。幼愛文昌陰騭文。二十八歲時。每晨  
漱口焚香。拜讀一過。今五十八歲。行之已三十年。不倦  
生平。惟此事。他無所知。余曰。汝能讀之。卽能行之。卽  
此。已是陰騭矣。踰年公車到京。見其人。樸誠無文。訥訥  
如不出諸口。其言或不誣也。

孝子有後

吳中徐少鶴侍郎。其封翁蘭石先生。水江南台。下工  
而性尤篤孝。中年孺慕不衰。值母病。侍奉湯藥。衣不解  
帶。及病亟。涕泣無措。計惟願減已年。以益母算。乃刺指  
血寫疏。焚於竈神之前。求其上達。母病頓痊。而先生尋  
沒。年纔五十。人方痛孝子之不永年也。無何少鶴以嘉  
慶甲子舉於鄉。乙丑聯捷成進士。榜眼及第。言至內閣  
學士。兼禮部侍郎。乃知孝子之不永年者。天所以成其



志而至性所感不旋踵而報即隨之矣。相傳江改甲  
 闈內監試張古餘。敦仁夢古衣冠人告之曰。今科有山  
 東卷須汝中之張。自揣監試非閱卷者且山東之卷安  
 得至江南。意良不然。次日同考某令薦一卷。王司賞其  
 淵博已收之。某令以卷中所引用故實多非經傳數見  
 語為疑。適張登堂預觀亦悅其博奧。一一為之數典。卷  
 遂定。及填榜乃少鶴也。某令蓋山東人云。

租牛待贖

吳門董不亭封翁琴南觀察國華之父也。觀察與家大  
 人為素交。亦昔年宣南詩社舊侶。後家大人官吳中。復  
 時從觀察採風問俗。往來無間。稔知其家世積善為鄉  
 人所稱。嘗以歉歲見農夫無力卒歲。以耕牛售諸屠肆。  
 乃倡義邀紳士集貲於城外闢一園。如所售之價買牛  
 而牧之。春作時聽本人取贖。每歲活牛無算。觀察旋成  
 進士入翰林。轉御史為郡守監司。次子國琛亦登賢書。  
 人皆謂封翁應得此善報也。按道光癸未吳中大水  
 涸饑吾鄉林少穆先生適為廉訪亦以冬買牛春聽贖  
 次年農事藉以補苴。遠邇頌之。其法蓋仿自董氏云。



陶文毅公嘗言湖南有巡撫某平時敬奉關帝每元旦  
先赴關廟行香求籤問本年休咎無不應驗一年元旦  
求籤得十八灘頭說與君之句因有戒心是年雖遇淺  
水平流亦必舍舟而輟秋間為侯七一案星使按臨欲  
舟行某不可乃以關廟籤語告之星使勉從而心不喜  
未幾貴州鉛廠事發有某受賄事某不承認而司閩之  
李奴必欲扳其主人時李已受刑兩足委頓主僕方爭  
辨不休星使厲聲曰十八灘頭之神籤驗矣李字十八

也委頓於地難也據供此銀送與主人是送與君也關  
帝早知有此劫數公何辨焉某始悚然歎服案遂定某  
為吾鄉大吏甚有能聲所惜者其利耳余尚及見其人  
也

循吏獲報

桂林龍雨川光甸以孝廉為湖南知縣愛民如子盛有  
循聲六府聞其廉能力薦之今已擢他省矣其子翰臣  
啟瑞甲午孝廉端方謹飭生平尤好義輕財周給戚友  
無吝色其同里閔鶴雛孝廉嘗稱之謂余曰近無所交



得此一人焉。庚子禮闈揭曉，余與鶴雛翰臣同報。第次日翰臣因鶴雛訪余，一見即決其非凡品。蓋溫柔敦厚君子人也。數日後，余出都，而翰臣留京。及辛丑八都訪翰臣於內城，自後蹤跡漸密，心欲倣其為人，而自覺不遠。是年翰臣考取中書，隨成進士。其詩文楷法本優，人咸以翰苑相期。無何竟得大魁，是夏余返桂林。適家大人調撫江蘇，舟過長沙，龍雨川來謁，龍與余家本有世誼。蓋其父與家大人同三甲寅鄉榜者也。述及客冬新涖一縣，署中有舊亭，已就蕪廢，乃捐俸重修之。適縣南有一渠，亦久湮塞，邑緝民鳩工濬治，既告成而署中亭工亦恰竣事。鄙人十來告曰：故老相傳，此渠若通，邑中必出數元。今此亭適同日告成，請以啟瑞為名而記其緣起可乎。旋已公製啟瑞亭，而縣中縣掛矣。而余兒啟瑞狀元之報適至，不應於民間，而應於縣署，為民父母者，有餘愧矣。家大人謂此科名佳話，不可不記也。因附述於此。

羅山冤獄

江南河帥黎襄勒公

世所

言其鄉有村翁其子也

勸戒五條

卷二



易留媳於家。媳素賢，日以織紉佐炊。翁坐享之，無所事。事每出與村人賭博，負則取償於媳。習以爲常，媳亦不較也。一日，媳小病，停織，語其翁曰：「我手力所入，有以資菽水，則僅可以供博。負則無餘，翁以後可稍節賭否？」翁默然。是日微雨，飯後携傘徑出。至夜不歸。媳疑之，既三日不返，始愈疑慮，乃向鄰里告。以故，囑代覓之。值連日陰雨，河流暴漲，有隣媪來告，媳曰：「頃聞河裏有一浮屍，旁有破傘，曷往驗之。」媳急往視，則六十許老人，居然翁也。乃呼號欲絕。觀者憐之，代爲撈起，殮殮。適里中有監生某，虎而冠者也。知媳家固貧，而媳之外家頗殷實，思藉此嚇詐。昌言於衆曰：「此事能不報官而遂了乎？里中無應之者。」某素習刀筆，乃以媳怨言逼翁投水，鳴於官。拘媳嚴訊，媳不慣受刑，遠誣服案，遂定棄市。日其翁滴白外歸，仍携舊傘，沿途聞其媳將以冤死，亟奔法場，已無及矣。遂痛哭赴官自陳。縣乃據實檢舉，而以監生抵罪。縣亦褫職。隣媪有夢某媪冠帔來別者，云：「已爲神矣。」此家大人官淮海道時，聞公所述如此，公羅山人述此時，但云其鄉前數年事，疑卽羅山縣案也。



濟渡自救

錢唐屠琴鳴。負文望而有吏才。以嘉慶戊辰庶常出宰儀徵。官聲甚著。儀徵渡江赴龍潭。向只小舟。倖遇風。往往覆溺。屠泣任捐貲製二舟。仿鎮江紅船式以濟渡。人咸賴之。丁丑六月。屠以引疾赴金陵請咨。即乘此舟。午後抵黃天蕩。暴風陡作。時尚在北岸。即泊舟繫纜。下碇。以為萬全矣。俄頃雨益驟。風浪搏擊。纜中斷。舟漂出江心大溜中。如箭筈脫鐵底。亦浮。舟人僕從皆號泣。屠危坐艙中。祝曰。余造此舟。為人。即以此舟溺。恐不足以

勸善。若有神理。幸返吾舟。叩。甫畢。忽見水手及輿夫五人躍入巨浪中。竟曳斷纜。舟息抵岸。復下碇。舟始定。時浪高於山。一起伏可數丈。舟人曰。少緩須臾。此舟散矣。詢之五人。咸稱躍入巨浪時。各不相謀。昏昏然若有人掖之者。夫造舟濟渡。非為己謀。而適以自救。信報施之不爽哉。後屠以丁憂回籍。道光初。由本籍奉 特旨擢守九江。

儀徵盜案

屠琴鳴嘗語人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然有時出入擬



議之外。而亦未始不在人意計之中。記得庚午冬。月。儀徵任內。有湖廣回空糧船。夜出瓜州大江。三更入儀徵境。被盜。余連夜赴舟。踏勘。卽就本船水手。究出端倪。旋將水手可疑者三人。帶回署中鞫訊。遂得首從主名八人。蓋卽本船水手。通同勾引也。儀邑捕役懈弛已久。余到任後。捐貲自募健兒數十輩。遇有要案。重賞緝捕。無不立破。至是乃選自募者八人。而以一家丁一捕役領之。不分畛域。凡糧船所過。西至蕪湖太平。南至蘇松杭州。迄無所獲。復折而北。始於邳州。宿遷沛縣。濟寧。先後獲四人。又於直隸武清獲二人。其一赴水逸去。其一甫被縛。而各糧船水手。圍擁數百人。方將奪犯。適漕帥許秋崖先生至。停輿查詢。命中軍爲擊。眾始散。於是招解到省。蘇臬發首府督同首縣覆審。長洲臬公忽欲改盜爲竊。竄易供詞。具稟臬司詳巡撫。飛札調余晉省會審。蓋案情甚重。若誤入數人死罪未決。則黑龍江之行。已不可免。家人感咎余辦事太拙。本來有級可抵。雖不獲盜。亦無礙。今以兩年之久。往返數千里。重賞躡緝。財累至二千餘金。案雖破。反致獲咎。奈何。余笑曰。人人能似



余拙。天下可無患盜矣。若顧慮後患。吝惜捕費。誰爲國家任事者。遂赴省會。會相。待至一月。未決。同官有爲余二人調停者。謂將案情改作起意行竊。臨時行強。則余與長洲皆無處分。蓋起意行竊。則長洲翻供。爲有因。已可出數人於死罪矣。余次日。卽以此情面陳於大府。且自認原辦情節太過。大府遂命余且回任。家人復告余案情既無可疑。奈何不力爭。而遷就乎。余笑曰。曩盜犯到案。卽伏以盜定案。是盜死於法。今有人必欲活之。而以避處分。故必致之死。是不死於法。而死於心矣。死於法。公也。死於心。私也。書曰。罪疑惟輕。今余不疑於案。而疑於余心之介於公私也。故從輕。後月餘。省中信來。知臬司過堂。盜仍吐實。臬司大驚。復照原招定案。蓋臣盜惡貫已盈。不能倖逃國法。過堂時。供出實情。有若或使之者。此可見稔惡者。雖已出死入生。而仍不能倖免也。然死於法。死於心。二語竊願刑名家詳味之。

騙賊巧還

家大人扈 蹕瀋陽。與無錫顧晴芬侍郎。臬帳幄相接。公餘時得晤。談侍郎述其鄉數年前一故事云。有華姓



者挾三百金將買貨淮海間舟過丹陽見岸上負重囊一客呼搭船甚急華憐之令停船相待舵工搖手曰此地駐人最多免累爲幸華固欲相待舵工不得已迎客宿於後艙將抵丹徒客負囊出曰余爲訪戚來今已近戚家可以行矣謝華去頃之華開箱取衣則箱中三百金盡變瓦石知爲客偷換懊恨無已俄而天雨且寒風又逆舟不得進華私念金已被竊無買貨費不如歸家擗擋再作計乃呼篙工返棹許其直仍如到淮之數舟人從之順風張帆而歸過赤牛鎮又見有人冒雨負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舵工曉之卽竊銀客也急伏艙內而令水手迎之其人本不料此船仍回天晚雨甚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躍入艙見華在焉大駭狂奔登岸失足落水衆以篙築之遂沈華發其行囊原銀三百宛然尙存外有珍珠百十粒價可數千金而華從此富矣。

### 孝友大魁

蘇州吳崧甫先生鍾駿庚寅辛卯間余隨任蘇藩與仲兄同受業師也潘署書屋故窄小仲兄與師隔屋余則



古今類事卷之二  
晨夕筆硯相親者二年有餘。見其器度渾厚。絕無疾言  
遽色。聚談時。亦間有戲謔。而未嘗不軌於正。生平無他  
好。惟喜聚書。至借貸以購。居常則手鈔弗輟。師本壬午  
舉人。已五會試。得謄錄。自云如不中進士。將來由此途  
去矣。有相士者。余兄弟私叩之。云貴師學問甚好。而外  
貌不揚。或可得教官耳。辛卯冬。師將計偕北上。遂辭館  
出家。大人貲其行。無何。師之兄於歲杪物故。家無餘財。  
又逼歲暮。幾至不能成禮。遂盡出行貲以斂之。而索屋  
租者旋至。窘迫困苦之境。無以自存。余兄弟在署不知。

也。新正師入署。顏色慘沮。余兄弟驚疑。詢悉其故。師  
然曰。計偕已無望。而館地又已辭斷。生計將絕。可若何。  
余亦怏然。時先母鄭夫人歲暮畧有所賜。俗所謂壓歲  
錢也。余兄弟議以此再助之。而同受業者。尙有余姑夫  
邱藜輝。林慶祐兩君。聞之。亦欣然樂從。因集成洋銀一  
百圓。因此得行。四月廿九日。遂得吾師大魁之報。其事  
遽聞於外。吳中以為美談。余謂由困而亨。理固宜然。未  
有如師之捷如影響者。脫使靳其所有。不以斂兒。雖得  
行。未必捷。雖得捷。未必元也。甲午。師以修撰來閩。試



乙未又典試湖南。丁酉，遂督閩學。近已由大司成晉宮  
詹閣學。近聞又視學浙江。天之報施善人，正未有艾矣。

李翁義舉

余隨任桂林，與水部郎李芸圃先生秉綬過從最密。芸  
翁之先祖實誠封翁，本江西臨川人，少時極貧困，嘗味  
夕避債族人家，值其家為獻歲之供，就其歲盆溫火，為  
奴輩所斥，負氣出，以一襖一傘謀食於粵西，稍得贏餘，  
而素性任俠，隨手輒罄其所有，後隨客輾轉至交趾，市  
肉桂歸，售於兩粵間，往返數回，得八千金而歸。途遇太

平郡某丞，素所善也。見其顏色慘沮，詰之，泫然曰：我權  
某縣時，因公挪移庫項八千金，今為新任所揭，被檄至  
省，行將叅革監追，身家性命均恐不能保耳。翁曰：若所  
携橐中金，適符此數，君可將去，無戚戚也。丞曰：君半生  
辛苦，始得此金，則素手而歸，我何以安？翁曰：我無此金，  
可圖再舉，君無此金，則身陷不測，將有不忍言者矣。竟  
委金於丞，疾馳而去。丞得金，事遂解。翁歸，乃改為猗頓  
之術，不數年，富甲一郡，連舉丈夫子十餘人。芸翁其最  
少者，其長孫春湖先生。宗翰早歲成進士，以翰林出身。



官至侍郎嘗典試吾閩督學浙江儒林丈人天下仰之

萬近蓬視鬼

張蘭渚侍郎云吾鄉有萬近蓬福者杭董浦太史之弟子性好道術又目能視鬼神嘗設盂蘭會別為其師位薦之至召請果見太史來相與話別後事甚悉問近作何狀曰吾本觀音大士座下寄靈童子轉世託生遂迷本性頗增筆舌之過以致不能還我本來幸無他業未墮三塗冥中亦無拘束尚能逍遙來往於風清月白時也萬因問陳勾山太僕近復何如曰此君勝我多矣

彼故文昌宮中人生平有善無惡和易近人人有寸美愛不去口有樂道人善之風身後已歸桂宮即其子孫他日亦貴顯吾何敢望彼哉按袁簡齋新齊諧中亦載此事袁與杭陳皆同徵友當不以意為軒輊今數十年後杭之後嗣極衰替而太僕之孫香谷桂生位至巡撫從孫荔香嵩慶位至侍郎其曾孫憲曾近亦入翰林則萬之言不誣矣

顧老紹釀酒

吳江有顧老紹者以釀酒為業一日見酒缸中死一赤



練蛇心知酒已被毒。飲之當害人。而吝惜貲本。不肯棄去。仍與其夥嚴姓者。分貯十餘甕。置牆下。將出售矣。忽震雷擊。酒甕盡碎。無一存者。而人俱無恙。顧始大悔。每向人言之。以為倖逃天誅也。夫酒甕不以他故碎。而赫然碎之。以震雷。使人不疑為適然偶然。而後發其微懼之隱。酒未售。人未傷。此人原可以不死。且必留此活口。以證其事之根由。又以見事雖未行。而一念之不在。已上達天聽。天心之仁愛。陰律之森嚴。胥於一事寓之。亦奇矣哉。此係十餘年前事。甚近日確。家大人聞之。黃壽太守。而太守又聞之。潘壽生。眉壽生博學多聞。即作三國志補注者。家大人多採其說入三國志旁證中。

朱酉生述二事

朱酉生孝廉。在家大人幕中。為余言其友葉某。嘗在某學使署中閱卷。有一卷文甚佳。而葉失手汗墨。幾半學使見之。不知為葉所汗也。竟置四等。葉恐學使怒其粗率。亦不為之剖辨。聽之而已。後傳聞考四等者。自縊死。密訪之。則知其家甚貧。藉授徒餬口。自考四等後。生徒皆散去。幾不能自存。遂怨憤而成短計也。葉自是甚



華開金卷二  
皆悔後凡鄉試兩次皆有所見而皆以污卷黜遂不敢  
復應舉每語人曰此余無心造業無心結冤而銜恨曰  
如此當日何難一言自認爲此生解免哉又言其戚  
管靜山名英者工於時文有聲庠序惟性頗放誕喜爲  
狹斜游嘉慶丙子科與余同往金陵鄉試三場甫畢卽  
顛倒於秦淮妓館旋得病遲余十日始歸病革時余往  
視之慨然曰管英不中無以爲能文者勸管英死無  
以爲荒淫者戒越日報中人果至又一日乃絕西生謂  
此非靜山所自言乃鬼神憑之而言也慧業文人可以  
知所擇矣

甘肅藩署

甘肅藩署有大堂而無二堂大堂之後爲大院院之前  
卽大庫每年西北各省協濟新疆餉銀數百萬皆由甘  
肅轉輸故藩庫規制之崇宏甲於各直省庫前有鴿子  
數千每月支庫中銀若干爲餉鴿糧間有深夜無故近  
庫門者鴿必叢集其身碎其頭面而後已其遺卵或墜  
地皆相戒不敢拾取相傳爲守庫神鴿不知始自何年  
也家大人蒞在後聞老庫吏言乾隆末有方伯某值元



自朝賀早起。具朝衣朝冠。在大院登輿。適有陣鴿屎汗。其朝冠及補服。旋退至內室。滌冠易衣而出。則督部已先至。方伯大怒。甫歸署。卽呼銳擊鴿。傷者百十頭。復滅其糧。剔其巢。毀其卵。越數日。而案頭硃筆。爲鴿銜至空中。擲下。旣又銜其帽頂。擲於客前。旣又銜其朝珠。散委於地。最後乃失其印。大索兩日。於鴿窠中得之。如是喧擾者。月餘日。而方伯遂病。又踰月。竟以賊敗。家火人曰。此鴿來之汚人。或知其將敗而警之。或乘其衰氣而弄之。自非偶然。乃不知恐懼修省。而與物爲仇。庸有勝乎。又曰。此鴿去來無定。聞我未到任之前。藩篆係伍實生。廉訪兼署。伍在臬署接印。鴿卽隨印而往。其畱守藩庫者。不過百十頭。迨我接印之日。乃全隊歸來。然則不但守庫而兼守印矣。

### 沈東南逸事

道光戊子巳丑間。余隨侍江蘇藩任。時署中書記友。爲湖州沈巽。帆茂才。一咸嘗述其族祖沈東南先生。炳震一事。云公嘗晝寢書齋中。夢青衣者引至一院。立鏡高丈許。請公自照。前生則方巾朱履。非本朝衣冠。方錯愕。



間又請照三生則烏紗紅袍玉帶皂靴。又非儒者衣冠。有蒼頭闖然入跪叩頭曰。猶識老奴乎。曾從公赴大同。兵備道任者也。以文卷一冊呈公。問其故。曰。公前身在明嘉靖間。姓王名秀。今日青衣召公。乃地府文信王。處有大同任內五百鬼訴公。請質問耳。老奴記得殺此五百人。非公本意。此五百人。本劉七案內敗卒。降後又反。故某總兵立意殺之。以杜後患。公曾有手書勸阻。總兵不從。老奴恐公忘卻此書。難以辨雪。故袖此稿奉公耳。公亦恍然記前世事。與慰勞者再。青衣請曰。步行乎。乘轎乎。蒼頭呵之曰。安有監司大員而步行者乎。呼一輿二夫甚華。掖公行數里許。前有宮闕。中坐王者。冕旒白鬚。旁吏絳衣烏紗。持文簿呼兵備道王秀進。王曰。且止。此應先喚總兵。旋有戎裝金甲者。從東廂入。公視之。果某總兵舊同官也。王與問答良久。語不可辨。隨喚公。公揖王而立。王曰。殺劉七黨五百人。總兵業已承認。君有書勸止。吾亦知之。然明朝法。總兵亦受兵備道節制。君令之不從。平日愎惡可知。公唯唯謝過。時總兵在旁爭曰。此五百人。非殺不可者也。况詐降復反。不殺則又將



反我爲國殺之。非爲私殺也。言未已。階下黑氣如墨。聲  
啾啾遠來。血臭不可耐。五百頭拉雜如滾毬。齊張口露  
牙。來嚙總兵。兼晚公。王拍案厲聲曰。斷頭奴詐降復反。  
事有之乎。羣鬼曰有。王曰。然則總兵殺汝誠當。又何噓  
噓。羣鬼曰。當日詐降者。渠魁數人。復反者。亦渠魁數人。  
餘皆脅從者。何可盡殺。且總兵意欲迎合嘉靖皇帝嚴  
刻之心。非真爲國爲民也。王笑曰。說總兵不爲民可也。  
說總兵不爲國不可也。此事沈攔二百年。總爲事屬因  
公。陰官不能斷。今總兵心迹未明。不能成神去。汝等怨  
氣未散。又不能托生爲人。我想以此事狀上奏。聽候玉  
帝處置。惟兵備道所犯甚小。且有手書勸阻爲據。可放  
還陽。他生罰作富家女子。以懲其弱懦之過。五百鬼手  
持頭叩階曰。惟大王命。因命青衣復引公出。又至鏡所。  
呼曰。請照今生。不覺驚醒。汗出如雨。見家人環哭。云已  
量絕一晝夜矣。



勸戒近錄卷第三

福州梁恭辰撰述

星沙賴昌期重刻

談相談命

家大人官儀曹日。適金溪楊邁公中丞。護由浙撫降為  
三品卿堂。再降為部郎。入儀制司。同官知其素精風鑑。  
君聚叩之。公但微笑曰。此自少年狡獪。尚且離合參半。  
今老眼昏花已甚。敢復自欺以欺人乎。家大人詰之曰。  
君在浙撫將離任之前。亦曾攬鏡自相乎。公曰。我明知  
此案既發。必至失官。而屢對鏡揣摩。並無咎徵晦氣。不



知何故。家大人曰。以封疆艱巨之任。而忽弛重擔。仍還清。豈得謂之咎徵。抑亦有何晦氣。然則先生之眼力。仍不差矣。公拱手曰。足下此論甚精。誨我多矣。足下既明此理。則何必復論相。且相隨心改。命由心造。本非一成不變之局。亦何可刻舟以求。吾儕但當強善以迎之。居易以俟之而已。時孔荃溪方伯昭虔亦在坐。瞿然曰。相隨心改。屢聞其事。命由人造。竊所未明。願先生畢其說。公曰。命與相相連而及。未有相佳而命醜。亦未有命好而相乖者也。君不聞李敏果公衛之事乎。李未達時。

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諾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腳所掃。墮江死。李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再拜謝救。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君貴人也。遇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卽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



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歸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君其識之。後李常述此語以戒人。又山東國中丞秦嘗扶乩問年壽若干。乩判曰：不知。問仙人豈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封疆重鎮，操生殺予奪之權，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卽司命之神，不能預爲註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頌誤殺二人，減二年壽；婁師德誤殺二人，減十年壽乎。然則年命之事，公當自問，不必問人矣。此言皆鑿然中理，與前說正相發明也。

徐侍郎

平湖徐辛菴侍郎，士芬以嘉慶己卯進士，入翰林，躋九列。未達時，借族兄士芳同應戊寅鄉試。逆旅中檢得一包裹，知爲過客所遺，驗其物爲婦人首飾。辛菴曰：此宜守而還之，意外之財，勿得也。其兄漫應之，詭謂辛菴曰：弟但行，吾當守此。辛菴信之不疑，遂先行。其兄卽挾包裹竟去。先後至省，辛菴問之，設辭以對，無從質證。其虛也。旣兄弟同入場，辛菴文不愜意，已絕望矣。及填榜日。



其兄士芳卷已擬中。方寫至芳字草頭。忽燭花適爆。落其卷面。亟拂去。已焚去一角。羣謂此人必有惡業。易之。或謂榜中姓名已具。如何。監臨曰。此卻無妨。可以洗補。乃急取備卷易之。及拆彌封。則辛菴卷也。於是衆皆喜曰。是直無事洗補。於草頭下添寫一分字可耳。善人獲報之巧如此。

錢三元

本朝以三元及第者。自長洲錢湘船公榮始為諸生時。初名起。因功令避前代名賢之同姓名者。易今名。幼

以孝聞。其母高太夫人病篤。封臂肉和藥以進。應子而愈。大魁後。以修撰直上書房。敬恭匪懈。值和珅當事。欲羅致之。堅不為奪。和銜之。故詩文楷法並精。屢司文柄。而終無由進一階。和敗後。始連擢至內閣學士。時諸近侍黨於和者。皆有所望。公獨翛然事外。時論高之。按錢之墓志銘。為石琢堂先生所撰。而於不入和黨。大節獨遺之。不知何故。又敘官階。只及修撰。而以後開坊。歷至閣學會不見。亦載筆之疎也。此文今載獨學廬文集

陳三元

勸戒近錄卷三



繼錢湘船而成三元者。為桂林陳蓮史方伯。繼昌初名守叡嘗夢泥金到門。乃繼昌二字。詰以錯訛。其人答云。今年會狀。必是此名。寤而更今名。桂林城外還珠洞。有石筍下垂。舊有石筍到地。狀元及第之諺。至是石果與地接。又洞中有磨厓時刻。分嵌繼昌二字。亦一奇也。方伯為榕門相國文恭公元孫。其積累之深。栽培之大。所不必言。及第時。封翁蕉雪中翰。元燾猶健在。寄以詩云。祖宗貽福建雲祚。福至還期器可盛。好以文章勤職業。勉求學問副科名。出身豈為營溫飽。得志從來戒滿盈。有子克家寬父責。老懷不用日愁生。似此庭誥。豈羅念菴之婦翁。所能夢見乎。按方伯為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科會狀。其廷試策首頌揚處。有道光宇宙字。逾年恰為道光元年。亦可謂幾之先見者。已亥庚子間。余與仲兄隨侍桂林。值方伯在里養疴。最承青眼。嘗集句于書楹帖。見贈云。虛其心實其腹。驥之子。鳳之雛。義兼褒最。余兄弟甚感佩之。

季亢二家

王葑亭通政

友亮

語余先叔祖太常公曰。國家巨富。有



南季北亢之稱。今殆無復知者。余居金陵。外兄羅履堂。自江北歸。爲言泰興有季家市。居人三百餘家。半爲季氏相傳。市乃其先一家所居。環居爲複道。每夕行。擷六千人。蓄伶甚衆。又有女樂二部。稚齒韶顏。服飾皆值巨萬。及筭。或自納。或贈。人有修撰某得其一。百方媚之。姬涕泣廢殮。謂弗若其主家廝養。乃遣之。此與鈕氏舩賸所載略相同。余幼隨先大夫之山西平陽任。屢游城外亢家園。中設寶座。蓋康熙中嘗臨幸焉。園大十里。樹石池臺。幽深如畫。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相

傳亢先世得李闖所遺輜重起家。康熙中長生殿傳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銀四十餘萬。他舉稱是。雍正末。所居火。凡十七晝夜。珍寶一空。計余往游時。亢已中落。規模僅存。今則蕩然無人。園亦鞠爲茂草矣。余聆之太息曰。盛衰相倚天也。而人事居半焉。當兩家盛時。不思殖德以培其後。驕奢淫佚。如出一途。轉瞬之間。漸滅殆盡。今季氏尙知課子。有登第官侍御者。其家雖替。子孫猶得籍儒業自存。亢氏以讀書爲苦。日惟聲色飲博。是耽。迨乎困窮。束手無策。憂傷短折。遂致餒而此



非父兄失教使然歟。世人崇貨殖而薄詩書。觀於此可  
憬然悟矣。按詩亭先生為太常公所述如此。太常公  
自述弱冠時就婚山西。亦曾游平陽之九園。尚可想其  
梗概。及道光間。家大人過平陽。亦欲往一游。倩導游者。  
則士人以斷垣叢壁。毫無足觀辭矣。

太平王

家大人與溫朋梅學士。啓鵬。同官儀部。申之以婚姻。溫  
本山西太谷巨富。近稱減。家大人偶詢之曰。山右多富  
族如君家者。尚有幾姓。學士曰。余家不足言。吾鄉所稱。

本以太平縣王姓為最。相傳其先有一諸生。言信行果。  
而家貧。教讀鄰村。歲暮撤館歸。輒將所衣之藍衫。質  
之貨舖。以資度歲。新春必贖回。披以上館。歲以為常。一  
年持藍衫往貨店。夥嫌其敝。不納。生具道春間必贖。年  
例如此。試查此簿。自知店夥仍斥之。生歎曰。我若開與  
舖。有可以濟人急者。雖死亦必受當。乃負氣披衫而  
去。途中為棘刺所鉤。衣破益悒悒。行數步。忽思歲除在  
卽。此地來往頗多。恐棘復鉤他人衣。乃返。脫衫。徒手拔  
棘。棘堅不可拔。因拾道旁樹枝。刨土挖根。根盡而其中



有窠坎白金見焉。檢以歸。正月焚紙鏹其處以謝。則坎中藏金頗多。盡取之。乃開小典舖於前所質舖之對門。開張日。仍披藍衫祀神。聞店前喧爭聲。出視之。有人裹一死孩來當。店夥呵詈。其人爭曰。汝家主人曾親口許。當知爲某舖所爲。乃云語實有之。欲當幾何。答云一兩如數給之。店夥無不怒且笑者。生持入後園中掘坎。四之坎底粲粲皆白金也。因以致富。甲於通省。遠近悉稱爲太平王。恤窮周乏。終身不倦。子孫皆守其訓。聞至今破藍衫尙存。

### 放生

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鱸魚數百。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不足。願兄爲倡。募衆成之。何如。張慨諾之。自出銀一兩。募衆湊成八兩。盡買而放之。至秋。夢神告之曰。汝本未得中。緣放生功大。得中一科。放榜。陶與張皆中式。

### 丙午科二事

乾隆丙午。順天鄉試有大書於卷面者。曰黃四姑。如開拆。遂登藍榜。是科江南闈中一士子。於題紙下後。高歌



不輟。忽題一詩於號板云。芳魂飄泊已多年。今日相逢矮屋前。悞爾功名虧我節。當初錯認是良緣。踉蹌而去。

白卷獲雋

句容某生。博學能文。好行陰德。值鄉試無資。得親友贖儀十餘金。抵省。寓東花園地藏菴。聞鄰舍有老嫗失養。不得已而賣媳者。分離前夕。哭甚哀。訊其子。則多年遠出矣。生惻然。爲輾轉作計。詭作其子家書。言久商獲利。將歸。因結賬暫留。先寄銀十兩。以資家用。明發投之。老嫗得銀。事遂解。生復借貸入闈。夢有神告之曰。子獲雋矣。然必三場俱曳白。乃妙。醒而竊笑荒唐。題紙下方。欲握管。恍惚夢神呵止之曰。子欲落孫山外耶。卷有字。榜無名矣。生仍不信。靜坐構思。而心如廢井。緒似棼絲。日已將夕。不能成一字。繼且神思困憊。竟入睡鄉。及覺。見提筐出場者。踵相接。無奈何。亦交卷而出。聞藍榜已揭。趨視無已名。乃勉入二三場。遂坦然曳白。迨揭曉。則已高標第二名。正錯愕間。有飛騎遞某令札至。啓視則闈稿悉具。令固名進士。由庶常改外。派作收卷官。深以不與衡校爲恨。得闈題。技癢難禁。默成三藝。適接生白卷。



袖歸寢所。疾寫發騰。欲以試內簾之眼力。而惟恐生之不再來也。繼得二三場卷。俱一律曳白。益大喜。始終完其卷。填榜。知已奪魁。意得甚。故密札以達之。生詣謝。令笑問君何惜墨。乃爾。生以夢告。問有何陰德致此。生謙言無之。固問。因微言場前寄銀事。令拱手曰。是矣。子代大作家書。天遣子代子作場藝。又何謝焉。報施之巧如此。遇合之奇。又如此。夢中神語之不憚煩。又如此。善行之所係。不綦重哉。

### 俞生

江陰俞生。乾隆末鄉試。入頭場。於初十黎明。即裹具欲出。鄰號生知其未謄真也。怪而問之。色甚慘沮。力詰之。始告曰。言之罪矣。先君宦游半世。解組而歸。彌留時呼予兄弟四人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冤殺二囚。昨詣冥司對案。法當斬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得留一子。單傳五世。貧賤終身。吾地獄之苦。已不能免。倘或子孫妄想功名。適增吾罪。非孝也。汝兄弟各勉爲善而已。言訖而瞑。後兄弟相繼死。惟我僅存。鄉試二次。悉污卷。昨三更脫稿。倏見先君。揭號



帝指責曰。汝既不能積德累功。挽回天意。違吾遺囑。致吾奔走。且重獲罪。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硯翻。遂失所在。予三登藍榜。不足爲恨。所痛先人負疚。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學目連救拔亡靈耳。衆聞咋舌。同號陳扶青。作歸山詩以送之。

至孝感神

興於詩者。江都人。本姓孔。定南王後也。初業儒。不售。挈其子貿易於定陶縣。嘉慶癸酉。教匪犯定陶。興父子同奔。賊及之。將斫子。跪而請曰。幸斫我。勿斫我父。賊徑斫其父。子抱父頸。連呼斫我。斫我。賊兩斫之。皆殞。興於脅罔中。不知有昏曉。俄見其子。手足動而不能言。俄見其子。手據地起。兩仆。仆而復起。然亦不能言。又久之。忽覺喉間有一縷氣。蒸蒸然甚熱。咳而言。其子亦言。初斫時。如有神人。傳以藥。許不死也。父子匍匐出積屍間。凡十有五日。不食不飲。不知痛。乃並不死。興面受刀劃。眼耳鼻各半。其子殊而未絕。今已歸江都。飲食笑語。並如恒人。朱西生知止堂文集中記其事云。

始吉終凶



陳楓階宸書曰陳光詔者湖北人與余同官湖南知縣

聲名甚平常其長子秋舫沉已卯大魁典試廣東次子

大雲漢亦以翰林典試廣西兄弟先後皆請假省親到

湖南任所人咸豔之大吏因是亦重視光詔隨擢用為

州牧或有疑其報應之或爽者余曰無疑也嘗聞其幕

中老友云陳曾於某任內得教匪聯名冊私焚之終不

上聞蓋活人多矣此所以報歟後光詔亦恣肆大吏廉

其實於計典黜之旋里後有堪輿家告以祖墳有水光

詔以鐵籤試之水果旁湧擇期改葬甫啓石門熱氣薰

蒸有二紅魚躍出始悟吉穴一魚倏不知所往一魚為

石壓死悔之無及光詔目旋雙瞽無何得都中信知秋

舫以覆車驚悸而卒計其口正啓墳時也時大雲以御

史奏直隸水利事奉命馳驛往勘沿途作威福有呵

斥道廳之事蔣礪堂制府以狀上聞坐此罷廢其家

驟落夫同此一人一家之事乃始以種德而其應如響

旋以怙惡而不獲令終太上之言曰禍福無門惟人自

召信哉

朱別駕



家大人陳臬山東時。司刑名者。紹興岑可樓老幕也。爲述乾隆末。在平縣有一奇案。云山西平陽令朱鑠者。性慘刻。所莅之區。必別造厚枷巨梃。案涉婦女。必引入姦情。杖妓必去其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曰看渠如何。接客妓之美者。加酷髡其髮。以刀開其兩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語同寅官曰。見色不動。非吾冰心鐵面。何能如此。後以俸滿推陞。此間別駕。挈眷至。在平旅店。店樓封鎖甚固。朱問故。店主人曰。樓中有怪。歷年不敢開。朱素懷曰。卽開何害。怪聞吾威名。當早自退。妻

子苦勸之不聽。乃置妻子於別室。已獨携劍秉燭登樓。坐至三鼓。有叩門進者。白髮絳冠老人。見朱長揖。朱叱何怪。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聞貴人至此。止羣怪殄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少頃。怪當登見。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授首矣。朱大喜。謝而遣之。須臾青面者。白面者。以次沓至。朱以劍斫之。皆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黑臉者來。朱以劍擊。亦呼痛而奔。朱喜且自負。急呼店主至。告之狀。時雞已鳴。家人秉燭來視。則橫屍滿地。所殺者皆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呼曰。鬼



弄我矣。一慟而絕。店主報官立案。後兩年。余佐苴平。慕  
出。曾親檢其卷。閱之。

### 節孝祠

岑可樓又言。前在鉅野縣幕時。聞其縣學有門斗某典  
守節孝祠。卽寄家於祠旁小屋。值秋祭。門斗夜起。洒掃  
其妻猶寢。似夢非夢。見祠門外坐二神將。金盔練甲。數  
鬼卒夾而伺。有婦女數十輩。聯袂而入。中有舊識。二貧  
媪。素知其未邀。旌典。訝問其何以亦來。一媪答曰。人  
世表題。豈能徧及窮鄉小戶。湮沒者不可勝數。鬼神矜

憐苦節。雖未得請。旌者亦招之歆祀祠中。若冒濫

恩榮者。雖已設位。反不容入也。按冥漠之中。理合如是  
偶借此門斗之妻。以傳播於世耳。

### 山陽大獄

山左李舉言。鮪昌卽墨人。嘉慶戊辰進士。以知縣分發  
江蘇。奉委赴山陽縣查賑。至則徧歷村舍。覆實稽考。殊  
多浮冒。侵漁將據實通稟。已具稿。山陽令王伸漢大懼。  
使閹人包祥。以多金啗李之僕李祥。顧祥。馬陞等。說其  
主且許重賄。李堅弗從事。甚急。伸漢忽謂包祥曰。此事



明必濟。聽汝輩爲之。包祥還與李祥等密商於蘇州。入  
砥夜深進之。李君毒發。顛仆狂吼。尙不卽死。李祥等復  
以腰帶掛頸。懸牀上。作自縊狀。遂絕。淮安守王穀者。本  
貪酷吏。有王老虎之號。先以賑事得伸漢金。竟以中惡  
自縊。驗報具詳。返其柩於家。人亦無復疑者。數月後。有  
李君同學荆翁者。老諸生也。一日於郊外見李君。儀從  
導引前來。遂憑附至家。呼家人具言受害狀。且云。已得  
請於上帝。憫其清正強直。死於民事。授棲霞城隍神。家  
人痛哭環聽。啓棺視。七孔血痕猶可驗。於是李君之叔  
士璜赴控京師。事遂上。聞將王穀王伸漢等。俱拿解  
交軍機處會同刑部嚴審。先是伸漢堅不承。一日熬跪  
倦極。忽乞茶飲。命左右與之。伸漢執茶杯。瞪目良久。遂  
吐實。王穀亦欵服。獄具奏上。李祥發。李毓昌墓前。凌遲  
處死。餘皆棄市。

睿廟有御製詩三十韻。憫毓昌。加知府銜。賜其子舉  
人一體會試。天下聞者。皆額手稱快。按王穀先任德  
州知州時。有二童子。一年十二。一年十三。在塾中戲。相  
雜姦。爲人所見。兩家父兄羞憤互訟。穀竟問實。得几姦



十二歲以下無問男女皆論死。十二歲以上僅髮姦罪。於是十二歲童子以薄責發回。十三者論如律。瘐石獄中。後數年。十二歲者已及冠。出赴試。為十三歲之父兄所控阻。以為彼嘗受汚於我子。我子已問罪如律。彼何得復玷膠庠。十二歲者羞不自容。竟自戕死。其實兩家童子。當時皆知識初開。不必果有其事。兩家父兄迫於人言嘲笑。憤而具控。亦不樂官之證實也。使當官者以兩兒嬉戲。驗訊無據。呼其父兄自行領回訓責。不為縱法。而所全不已多乎。蓋轂之天性刻薄如此。時孫淵如

先生星衍為德州糧道。目擊其事。甚為不平。後聞山陽案發。慨然曰。若王轂者。雖無此事。死亦晚矣。

江都某令

楊州下竹辰方伯士雲云。乾隆間江都某令。以公事將往蘇州。赴甘泉。李令處作別。面托云。如本縣有屍傷相驗事。望代為辦理。李唯唯。已而聞其登舟後。夜三鼓。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報驗屍者。商家汪姓。兩奴口角。一奴自縊死。汪有富名某令。以為奇貨。命停屍於大廳。故不即驗。待其臭穢。講賈三千金。始行往



驗。又語侵主人。以爲喝令。重勒詐四千金。方肯結案。李令見而尤之。以爲太過。某令曰。我非得已。適欲爲兒子捐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千。已卽日兌往京師。上庫署中並未藏一金也。未幾其子果選甘肅知縣。擢河州知州。因贓私案發處斬。兩孫盡行充發。家產籍沒入官。某令驚悸疽發背死。按此事與吾閩厦防某丞事相仿。而其報更烈矣。

### 劉映南

江右劉映南。賈於吾閩之汀州。頗得利。乃買舟篋金歸。中途被竊。號於衆曰。篋中有毛某所寄二百金。奈何。衆爲追竊者。已望見矣。竊者始棄篋而逸。劉驗之。狂喜曰。寄銀好在。蓋竊者棄其餘以餌追者。劉銀去而毛銀存也。衆問失銀若干。曰四百。問何以狂喜。曰寄銀在。可以見吾友失銀命也。衆咸嗟歎。是歲買利倍常時。適債所失也。此事在嘉慶六年辛酉。越十四年乙亥。有同鄉某賈於歸化者。忽患病。劉往收賬。則責負人叢集店中。查檢錢貨。嗷嗷議分。未決。而劉責負五千金數最巨。及語衆曰。病者尙可不死。若錢貨驟分。則病者必死。是出吾



輩死之也。且奈眷口何。我所責獨多。今若此。蓋某侯明春平。眾唯唯而散。某病旋愈。劉回舟。中途有巨盜。伺之。探知空手歸。遂去。

蔣封翁

鉛山蔣適園封翁。心餘大史士銓之父也。精法家言。以智俠自喜。七歲隨其叔游法雲堂。聽僧誦經。撫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曰。某寺僧被殺。不得主名。奈何。蔣附叔耳語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誦經而屢顧不在經。故疑之。語為捕者所聞。竟牽僧去。一訊而服。十

七歲出游。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蔣疑而跡之。見其躡古廟大鐘下。詰之。則曰。我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某戚。不遇。返。寄食於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阻風。舟人將不余食。故避此。言畢泣。蔣亦泣。強之回舟。與其食。並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見母。誓為兄弟。居無何。熊來曰。我得弟金。獲利三倍。今將販繒臨安。無所托。母妻故來。弟亦知吾父有養子。曰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踰年。臨安人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瀕死時囑曰。為我報蔣。



君。蔣陰計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函致臨安主人，授部署法。遲至十日，始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蔣哭曰：蛟至臨安，兒骸已焚，塊然在桶。今舟人已負之納我圍中，此外不餘一錢，奈何？蔣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圍哭視，畢走出，母牽蔣袍哭曰：聞臨安去火，以兒金寄君，金之來固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盍析其半以活老身如何？蔣未答。蛟突前，睨曰：此事須南昌廳主明之耳。蔣叱之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鄰叟來，即明也。蛟即肩蔣而去。俄頃有龐眉者六七輩至，蔣曰：所以囑

囑者，受亡人托，防蛟故也。今母見逼，不得不速明，請皆出圍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斧之。復底脫，皆鎔金瑩然。裹以薄券，衆取視皆感泣。歎老嫗不知人而已。游幕山右時，臨汾令縱吏暴征，民棄家登山。撫軍敬澤州牧，佟往撫治，聘將同往。至其地，山上人如蟻，張旗樹柵，洶然。蔣手令箭先行，環山呼曰：撫軍知汝等皆良民，爲姦吏迫而走，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甯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噤不敢語。稍稍下，蔣導之入縣庭，姦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庭而囂欲毆之。蔣從旁大呼曰：



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榜吏至血流。民懼。譟拜謝去。吏堵如故。後蔣以倦游家居。忽聞佟爲負課事繫獄。慙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至澤州。佟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蔣至。爲強一飯。會太守有疑獄。聘蔣。蔣曰。若能助佟。我卽助君。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麇至。三日而事集。佟行。蔣乃行。蔣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心餘。捐館時。猶及見心餘。舉於鄉。後以心餘官編修。贈如其官。

陳鑑亭侍郎

嘉慶戊午。吾閩鄉試。適新城陳鑑亭先生觀以鹽法道在貢院頭門點名。並監視搜檢。有應試廣文某懷挾一包裹。被兵弁所搜獲。獻之先生。時衆目駭觀。咸爲廣文擔憂。廣文已齮齮。至無人狀。先生乃取包裹置於坐椅之右。大聲飭兵弁曰。既有懷挾。應仔細再搜。兵弁不敢違復。將考籃及衣架。重複檢視。乃跪稟曰。無之。觀察拂然曰。汝旣說有懷挾。如何又言無之。仍飭再搜。如初。復跪稟曰。實在無之。觀察曰。廣文曰。旣實在無之。汝不進去何待。於是廣文領卷徑進。而兵弁乃瞠視無一辭旁



觀者皆踴地稱頌不置。夫科舉之搜檢自前代卽將之。然功令不得不嚴而奉行者則不可不存寬大之心。以全朝廷待士之體。以養士子廉恥之原。如觀察者可謂知政體矣。後觀察歷躋顯秩。官至倉場侍郎。按江西新城陳氏。先世極寒微。有在富家傭工者。樸誠直諒。爲主人翁所倚任。人咸稱之爲陳長者。厥後子係繁昌。家道大起。如前少宗伯石士先生。用光前少司寇鍾溪先生。希曾前侍御史玉方先生。希祖今大廷尉子鶴先生。孚思皆鑑亭倉侍之羣從行也。當乾隆末年。吾閩

空案發。自督撫以至州縣。無不獲咎者。由京揀發道府十六員到閩補用。時撫署有老幕客。精風鑑。每於屏後伺十六員之來。徧櫛之。私語人曰。新到之道府。多刻覈之才。而鮮渾涵之度。其精明而兼渾厚。將來能終保令名者。僅三人而已。謂慶蕉園制府。保李蔭原藩伯。長森及鑑亭也。而鑑亭最稱仁恕云。

戴太守報德

吾鄉候官游心水太守。紹安在南安任時。大庾戴笠園先生方以幼童應縣試。戴本徽州產。衆攻之不釋。太守



與大庾令孫卓峯遇力護之孫亦閩人也篋圃先生少  
穎異縣府試皆高標故邑人益妬之太守已於學使者  
前爲之緩頰院試日太守預藏篋圃於輿中四鼓卽同  
人試院學使者榜發亦高標衆無奈之何遂入籍未幾  
篋圃可亭石士蓮士數先生踵起蔚成韋平之業篋圃  
先生臨終時囑其後人云吾家之興實游孫二公之賜  
他日當無忘報德也越數十年後游之後嗣不振至無  
以自存而戴崑永太守嘉穀適蒞福州甫下車卽訪游  
孫二家子姪而游近居榕城值陳叙齋侍御功里居爲  
之介紹覲縷復其田廬並延師課其孫曾資之薪水篋  
畫備至一時傳爲佳話家大人曾作報德歌以美之

支某

鎮江鹽商支姓者其家雄於貴而富而好禮余隨侍家  
大人寓居邗上時錢梅溪泳主其家蓋鎮江揚州各有  
一宅余與梅溪爲忘年交數相往來於揚州宅因識支  
見其醇謹敦篤絕無豪商習氣時嘆夷警報屢至鎮江  
紳富多先期遷避莠民乘機攔搶者不絕於途支某方  
擇日令婦女帶輜重將爲江西之行有莠民百十人約



蘭州通志卷三  
三  
屆日攔門劫之。支於起程日始聞其事。欲請官彈壓已  
弗及。突有乞徒三百餘人。攘臂登門。將莠民驅逐盡  
俟眷屬行李盡數登舟。始各散去。蓋支家平日以恤貧  
爲務。待乞徒尤優。有求無弗應者。每朔望必大張酒飯  
以款之。使各盡歡而後罷。故終得一日之報云。

嘉義令

道光十二年臺灣陳辦之亂。大抵爲貪酷吏所激而成。  
有嘉義令某者。聞變。逃入民舍。適堂後有空棺。遂臥其  
中。賊至。見虛無人。已相率去。有一賊以大徑急。獨留後。  
某令以爲賊去盡。又鬱悶已久。微露呵欠聲。爲賊所覺。  
奔告前賊。復返開棺。將某令曳出。橫加榜掠。令其將某  
案得贓若干。遂案供明。凌虐移時。然後刺刃於腹。馬不  
知者方以爲不屈被難也。時三山詩社以此命題。家大  
人有句云。因難擢髮頑民罪。豈有甘心衆母家。可謂婉  
而諷矣。



--	--	--	--	--	--	--	--



